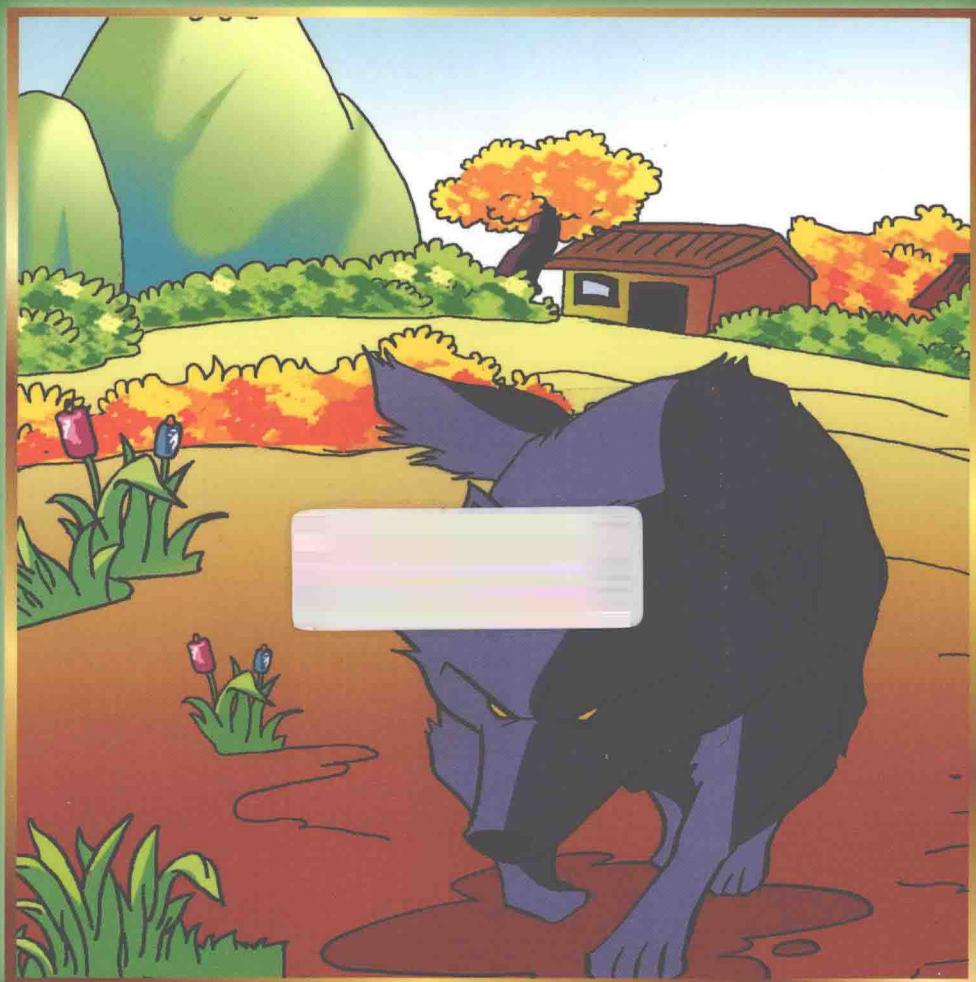


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（2011年版）课外必读书
世界少年儿童文学名著

白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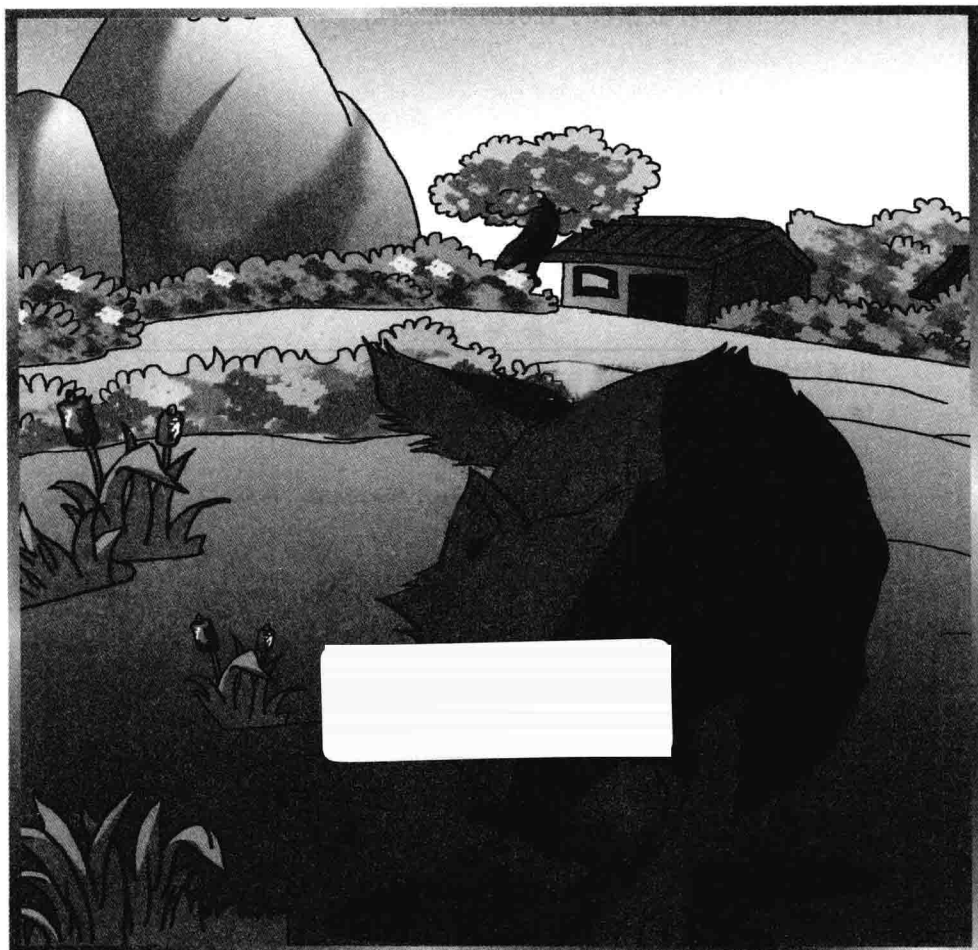
〔美〕杰克·伦敦著 柯剑译



海豚教育出版社

白牙

(美) 杰克·伦敦 著 杨剑 译



 北京·旅游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潘丽杰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白牙/（美）杰克·伦敦（London, J.）著；杨剑译. —北京：旅游教育出版社，
2012.6

ISBN 978-7-5637-2342-3

I. ①白… II. ①杰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
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023945号

白 牙

（美）杰克·伦敦 著

杨 剑 译

出版单位	旅游教育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
邮 编	100024
发行电话	（010）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（传真）
本社网址	www. tepcb. com
E - mail	tepfx@163. com
印刷单位	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1.5
字 数	144千字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7月第2次印刷
定 价	23.00元

（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）

导 读

作者简介

杰克·伦敦（1876年1月～1916年11月）生于旧金山，来自“占全国人口1/10的贫困不堪的底层阶级”。他从小在一个既无固定职业又无固定居所的家庭中长大。

他是美国著名小说家，著名现实主义作家。美国传记小说家伊尔文·斯通在他《马背上的水手》里称杰克·伦敦是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。杰克·伦敦的作品不仅在美国本土广泛流传，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。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都享有崇高的地位。

杰克·伦敦24岁开始写作，去世时年仅40岁。16年中他共写成长篇小说19部，短篇小说150多篇，还写了3个剧本以及相当多的随笔和论文。

这些作品共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陌生又异常广阔的世界：那荒凉空旷又蕴藏宝藏的阿拉斯加，波涛汹涌岛屿星罗棋布的太平洋，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线，形形色色的鲜活人物，人与自然的严酷搏斗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等。

杰克·伦敦的创作，笔力刚劲，语言质朴，情节富于戏剧性。他常常将笔下人物置于极端严酷和生死攸关的环境之中，以此展露人性中最深刻、最真实的品格。杰克·伦敦赞美勇敢、坚毅和爱这些人类的高贵的品质，所以他笔下那“严酷的真实”常常使读者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讲述了一只只有1/4狼血统和3/4狗血统的狼狗不幸被捕并落到人类手中的故事。

一开始年龄还小的狼狗白牙常常受到大狗的欺负，不过也正是在这锻炼中，白牙渐渐长大，健壮的体格以及狼的凶猛野性让白牙无人能敌。

白牙的主人将白牙卖给了凶恶残暴的史密斯，史密斯对白牙又打又骂，使白牙的性格变得冷酷无情。史密斯靠白牙打架来赚钱，在一次比赛中白牙不敌对手，差点丢了性命，幸好被司考特及时救下。白牙心中的冰块被爱心化解了，白牙成了司考特的好伙伴，并几次救了司考特的命。

写 作 背 景

本书是以阿拉斯加淘金热为背景所创作的。在1879年3月杰克·伦敦踏上了淘金之旅。他和3个同伴在寒冬到来之前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了靠近北极的育空河，在那儿度过了冬天。

可惜他们并没有新鲜水果和蔬菜，杰克·伦敦得了坏血病，只好回家。他和伙伴们驾了一艘船，用19天走完了1900英里的航程，来到白令海峡，从那里回到了加利福尼亚。

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已经勾勒出了一些小说的轮廓，后来写了出来，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名声，也让克朗代克的一些人和狗的故事广泛流传。

思想内涵

《白牙》这本书记叙了狼狗白牙的一生，从出生到被人收养，从孤儿到所向无敌，从仇恨到忠诚，直至最后白牙安享晚年。

作者以独特的笔触，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一只个性孤僻的灰毛狼狗形象，以及它从冷漠残酷到学会爱的过程。它慢慢地了解世界，并且和人类成为了好朋友。它顽强奋斗，终于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

阅读要点

1. 多元叙事的运用

小说在人物性格的多重性、主题的多重性以及叙事角度的多重性上的运用，使文本的内涵更加丰富，更具有探究价值。

2. 语言的借鉴

本书中的很多语段既可以把它当小说看，也可以把它当散文看，当然也可以看成小说中极其重要的环境描写。最好的语言能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撼。

人物介绍

白牙

它的妈妈是一只有一半狼血统的狼狗，它的父亲是一匹狼。它

出生不久后跟着母亲来到人类居住的地方。它靠着自己的力量成为那些狗的头领，但是它并没有对人类产生好感。

基慈

它是狼和狗的混种。它非常凶悍、聪明、强大，同狼群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在狼群中威望很高。它和一只独眼狼生下了白牙。它对自己的孩子非常温柔，疼爱有加，是一个好母亲。

萨蒙·托古

他是白牙的主人，也是白牙母亲基慈的主人。他是一个强壮的印第安人，他用拳头和棍棒来让白牙屈服于他，他从来不抚摸白牙。在他的眼里，白牙只是一只狗，而不是朋友。

目 录

肉的踪迹·····	001
母 狼·····	007
饥饿的叫声·····	017
牙的斗争·····	026
巢 穴·····	034
灰色幼狼·····	041
世界的围墙·····	045
肉的规律·····	054
造火者·····	059
束 缚·····	068
遗 弃·····	075
神的踪迹·····	079
契 约·····	083
饥 荒·····	090
同类的仇敌·····	097
疯狂的神·····	105

憎恨的支配.....	113
紧抓不放的死神.....	117
桀骜不驯.....	127
慈爱的主人.....	132
长途旅行.....	143
南 方.....	148
神的领地.....	154
同类的呼唤.....	163
睡 狼.....	168

肉的踪迹

阴森的云杉树林在冰冻的河道两旁皱着眉头。这些树木刚刚被一阵寒风刮去覆盖在它们身上的一层白霜，看上去相互偎依，在渐弱的光线下显得阴郁而不吉祥。

辽阔的沉寂笼罩着大地，大地本身也是一片荒凉，死气沉沉，毫无动静，孤寂冷漠，表现出一副非常悲哀的神情。森林里有一种要大笑的暗示，但那是一种比悲哀还要可怕的大笑——这种大笑像斯芬克斯的微笑一样沉闷，像冰霜一样寒冷，带有正确者一贯的冷酷无情。它是永恒的专横而孤僻的智慧，在嘲笑生命的无益和徒劳。它是荒野，北方未开发的、冰天雪地的荒野。

实际上，那里到处都有生命——蔑视一切的生命。沿着那条结了冰的河道，一队狼狗在奔跑。它们身上的长毛挂满了白霜。嘴里呼出来的水汽立即冻成冰，然后挂在毛茸茸的身上，形成白晶晶的霜。

这些狗身上都套着皮带，连着后面的雪橇。雪橇是用十分坚固的桦树皮做成的，底下没有滑轨，整个橇底平放在雪面上。为了不被前面涌起来的雪挡住橇身，橇头像纸卷一样向上翘起。雪橇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木箱子，用绳子牢牢系住。此外，还有两三条毯子，一把斧头，一个咖啡壶和一个炒菜锅。最显眼的是那个长方形木箱子，占据了多半个雪橇。

一个男人穿着宽大的雪鞋在狗前面跋涉，雪橇后面跟着另一个男人。雪橇上的箱子里躺着第三个男人，他不能再跋涉了——已被荒野征服打败，再也不会抗争，动弹。荒野是不喜欢运动的。生命

是对它的冒犯，因为生命是运动的；荒野总是要消灭运动。它使水冻结不让其流入大海，尽情地使渗出的树液凝固；而最凶狠可怕的是荒野将人折磨和压垮使之屈服——人是最不安静的生命，他们始终反对这一名言：一切运动终将归于静止。

但雪橇前后的两个男人一息尚存，无所畏惧，不屈不挠地跋涉着。他们身上裹着毛皮和软和的皮革，睫毛、面颊和嘴唇上满是呼出气后冻结的晶体，弄得面容模糊不清。

这使他们好像戴着鬼似的面具，宛如在鬼一般的世界里为某个幽灵举行葬礼。但在这一切外表之下，他们是人，穿越着这片荒凉寂寞、嘲笑他们的土地；是两个小小的冒险者一心想从事巨大冒险，要与阴间一样冷漠生疏、毫无生气的强大世界一比高低。

他们默默地走着，谁也不说话，只能听见他们因身体活动而发出的呼吸声。四周一片沉寂，那沉寂以可触知的存在压迫着他们。沉寂对他们心灵的影响就像深水的压力对潜水员的影响一样。

它企图以无尽辽阔的压力和不可变更的意旨压垮他们，把他们挤进自己心灵的最深处，就像压榨葡萄的汁液一样，把人类灵魂的所有虚伪的热情、得意和自负从他们身上压榨出来，直至他们承认自己的有限和渺小，承认自己不过是微粒和尘埃，在巨大隐蔽的自然力和各种力量的作用与相互作用中无能地、愚蠢地活动着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。短促的、不见太阳的、微暗的白昼开始退去，忽然从静寂的空中传来一声来自远方的微弱的号叫。那叫声突然升高，一直升到它的最高音阶，持续了一会儿，颤抖而紧张，然后慢慢地消失了。如果那叫声里没有某种悲伤的残忍和饥饿的渴求的话，那可能就是一个迷途人的哀号。前面那个人回过头来，与后面那个人对视一下。

空气里又传来一阵嗥叫声，像针尖似的刺破沉静的上空。他们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，是在后边雪地上的某个地方。第三次

嗥叫是回答声，也是从后边略偏左一点的地方传来的。

“它们在追我们，比尔。”走在前边的人说，嗓子有点嘶哑，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声音。显然，他说话有点吃力。

“食物太少了，”他的伙伴回答，“好几天了，连个兔子影儿都没看见。”

然后，他们再没说什么，只是竖起了耳朵听后边传来的叫声。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他们把狗赶到河边的几棵枞树中间，准备在那里过夜。他们把那口棺材放在火堆旁边，既当凳子又当桌子。那几条狼狗离火堆远远地偎在一起，互相吵叫着，但没有要溜走的意思。

“亨利，我看这回它们离我们够近的。”比尔说。

亨利这时正蹲在火堆旁边，点了点头，顺手往咖啡壶里放了一块冰，然后默默地坐在棺材上，开始吃起来。

“它们知道在哪儿躲藏才安全，”他说，“最好是吃东西而不是被吃掉。那些狗可狡猾极了。”

比尔摇摇头：“唔，我可不那么认为。”

朋友好奇地看着他：“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它们不狡猾的呢！”

“亨利，”比尔说，故意大声嚼着豆子，“我喂狗时你注意到它们踢脚的样子没有？”

“它们确实比平常烦乱。”亨利承认。

“我们有多少只狗，亨利？”

“6只。”

“喂，亨利……”比尔停顿片刻，为了使对方能更加注意听他要说的话，“我说过，亨利，我们有6只狗。我从袋子里拿出6条鱼。我给每只狗一条鱼，可是，亨利，我却少了一条鱼。”

“你数错了。”

“我们有6只狗，”比尔平心静气地重复说，“我拿出6条鱼，

单耳没得到鱼。后来我又回到袋子那儿，给它取来一条鱼。”

“我们仅有6只狗。”亨利说。

“亨利，”比尔接着说，“我不想说它们都是狗，但是吃到鱼的却总共有7条。”

亨利停止吃东西，从火堆上望过去，数着狗的数目。

“现在只有6只狗。”他说。

“我看见另有一条从雪原上跑掉了，”比尔十分肯定地说，“我见到7条。”

他的伙伴同情地看了看他，然后说：“等这趟苦差跑完了，我真会美死的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比尔问。

“我是说我们这次担子很重，把你弄得精神很紧张。我是说你有点眼花了。”

“我估计到了，”比尔很郑重地说，“所以，它往雪地里跑的时候，我一看，雪地上有一溜脚印。我再一数狗，还是6只。现在雪地里还有脚印呢！你想看看吗？我领你去。”

亨利没言语，只是一声不响地吃东西，吃完饭又喝了一杯咖啡，然后用手背抹抹嘴角说：“那么你估计是……”

黑暗中什么地方传来一声长长的嚎叫，凶狠悲哀，打断了他的话。他停下倾听，然后对着叫声挥挥手把话说完：“是其中一只吗？”

比尔点点头：“我当然这么想了。你自己也注意到了狗的叫嚷。”

一声又一声嚎叫和回应把寂静的夜弄得吵闹不止。叫声四起，狗表现出害怕的样子，挤作一团，离火堆非常近，毛都被烤焦了。比尔又添上一些柴，接着点燃烟斗。

“我看你有些垂头丧气了。”亨利说。

“亨利……”他若有所思地吸会儿烟，继续说，“亨利，我刚才想他比你我以后都要幸运很多。”

他用拇指向下指指他们坐的长箱，示意第三个人。

“你我死后，亨利，能用许多石头埋上而不让狗碰着就算有幸了。”

“可是我们不像他，没有人和钱以及其他所有东西，”亨利回答，“遥远的葬礼可绝不是你我能付得起的。”

“我恼火的是，亨利，像这样的家伙算什么呀，他在本国是个老爷或贵人，不愁吃的盖的，干吗要跑到上帝都不要的地球边上来——这正是我闹不明白的事。”

“如果他待在家里，也许会活得很长呢！”亨利同意道。

比尔张口要说话，但又改变了主意。他指着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压迫过来的黑暗的屏障。在那一片漆黑中看不到什么形象；只有一对闪亮的眼睛，像两块燃烧着的煤块。亨利又用手指出第二对眼睛，第三对眼睛。一圈发光的眼睛将他们的帐篷包围起来了。有一对眼睛不时地移动一下，或者消失一会儿，重又出现。

狼狗们更加不安宁了，它们在一阵突然的惊慌之中跑到火堆最近旁，紧紧地围绕、偎依在人的膝下。在混乱当中，一只狼狗被挤到营火边沿，空气中立刻充斥着狗的皮毛被烤焦的味道，那只狗因痛苦和惊吓而狂吠起来。这一阵骚动使那一圈炯炯发光的眼睛不安地移动了一会儿，甚至后退了一些，但当狼狗们安静下来时，那一圈眼睛也安定下来。

“亨利，真倒霉，我们的弹药都用完了。”

晚饭以前，比尔在雪地上放了一些枞树枝，现在他吸完烟斗，正在给伙伴往上面铺皮褥和毯子。亨利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开始解鞋带儿。

“你刚才说还剩几颗子弹来着？”比尔问。

“3颗。要是300颗就好了，那我就可以给它们点颜色瞧瞧，妈的！”

他恨恨地冲着周围闪闪发亮的眼睛挥了一下拳头，然后把他的平底鞋架在火堆旁边。

“糟糕的鬼天气缓一缓就好了，”比尔继续说，“两个星期了，一直是零下20多度。我真不该出来跑这一趟，亨利。我不喜欢这儿的气氛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赶紧跑完这趟交差了事，然后咱们到麦格里堡围着火炉打牌去。这是我唯一的愿望。”

亨利咕咕哝哝钻进铺里。他打着盹儿，却被朋友的声音弄醒了，“喂，亨利，刚才吃了条鱼的那只——干吗这些狗不咬它呢？我伤脑筋的就是这个。”

“你伤脑筋的东西太多了，比尔。”亨利睡意蒙眬地回答。“你过去从不是这个样子，现在闭嘴好啦，睡觉吧，明天早上一切都会好的。你胃里不舒服，这才是让你伤脑筋的。”

他们盖一床被子并排着睡了，呼吸沉重。火越来越小，他们先前看见营地外的那圈发光的眼睛也越靠越近。狗惧怕地挤在一块，看见一双眼睛移近时不时威胁地发出嗥叫。有一次它们吵闹得很厉害，把比尔惊醒了。他小心翼翼离开床铺以免把朋友弄醒，给火添了些柴，待火燃起来时那圈眼睛又退后了一些。他随便瞥一眼挤成一团的狗，擦擦眼看得更仔细一点，然后又钻进毯子里。

“亨利，”他说，“唔，亨利。”

亨利醒来时发出哼哼的声音，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比尔回答，“只是又有7只了，我刚数过。”

亨利听到这个消息时咕哝一声，然后又睡着了，不知不觉打起鼾来。

早晨亨利先醒，把同伴唤起来。离天亮还有3小时，虽然已经6时。

亨利摸着黑准备早饭，比尔把毯子卷起来，将雪橇准备好便于捆扎。

“瞧，亨利，”他突然问，“你说我们有多少只狗？”

“6只。”

“错了。”比尔得意地宣告。

“又是7只了？”亨利反问。

“不，5只，有一只不见了。”

“有鬼！”亨利一边愤怒地大声说，一边放下正煮着的早饭，去数一数狼狗。

“比尔，你说得对，”他肯定地说，“斐蒂不见了。”

“一下子就闪电似的不见了。也许因为有大雾，我们没看到它吧！”

“根本不可能，”亨利断言说，“它们把它生吞活吃了。我打赌它在落到它们喉咙里的时候，一定不住声地吠，该死的它们！”

“它一直是一只笨狗。”比尔说。

“但是没有哪只笨狗会笨到离群去那样地自寻死路。”他用思索的目光查看一下剩下的狼狗，那目光立刻总结出每一只狼狗的显著特征，“我敢断定它们都不会那样做的。”

“用棒子都不能把它们从营火旁赶走，”比尔同意地说，“但我总是认为斐蒂有些不对劲儿。”

这是在北方荒野山区中小径上一只死狗的墓志铭——它与许多其他狗和许多人的墓志铭相比，足够显著的了。

母 狼

两人吃过早饭，将简单的露营衣装捆绑到雪橇上后，抛弃了活

泼可爱的营火，出发进入了黑暗。那极其凄厉的号叫立刻开始升起——那号叫穿过黑暗与寒冷，相互呼应着。谈话停止了。9时才亮。

中午时，南面的天空温暖得现出一片玫瑰红，它标明地球的凸出部分在何处介于子午线的太阳和北方世界之间。但那片玫瑰红很快就消退了。那剩下的白昼的灰色光亮仅仅持续到3时，然后也消退了。北极的夜幕随之降到了这片孤寂的大地上。

随着黑夜的降临，那叫声从左右两边、从后边步步逼近，正在奔跑的狗吓得惊慌失措。

有一回，比尔把吓得左右乱窜的狗拉回来以后对亨利说：“但愿它们在别处找到吃的，就别老跟在我们后边了。”

“是让人感到精神紧张。”亨利很理解比尔。

直至晚上又停下来过夜，他们谁也没再说什么。

亨利正俯身给一罐沸腾的豆子加冰，突然听见棒打的声音、比尔的叫骂声和狗中间因疼痛发出的大声嗥叫，吃了一惊。他直起身，刚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穿过雪地消失在夜幕中。然后他看见比尔站在狗当中，一半得意一半丧气，一只手握着大棒，另一只手抓着晒干的大麻哈鱼的尾巴和部分身子。

“它吃了一半鱼，”他说，“不过我也给了它一顿好打。你听见尖叫声了吧？”

“啥样子？”亨利问。

“看不清。不过有4条腿、一张嘴、一身毛，和任何狗一样。”

“一定是只温驯的狼，我想。”

“不管它是什么，温驯得要死，吃饭时就来弄到它的一份鱼。”

那天夜里，当他们吃完晚饭，坐在那个长方形木箱上，抽着烟斗时，那一圈闪光的眼睛比以往靠得更近了。